者、不可不從速購讀也、每冊廉售六角、
庶免向隅每冊價五角、
部
路
院圖書館今特將書目重行編訂以便檢閱

故宮週刊

培基　易培基

林清教案（續）

董幗太又供詞

董幗太又供、我本姓顧、父親在京城居住、母親姓陳、我一歲時、父母將我抱給董家爲子、到董姓後、並不知舅舅林清的事、後來長大、聽見外祖母說、我外祖林、先是紹興人、移住大興縣黃村地方、在黃村巡檢司衙門當書吏、又充南路廳稿工、我舅舅林清、於十七八歲時、曾在京中西單牌樓南首路西九如堂藥舖內學徒、三年學會手藝、並略懂醫病、就出了九如堂、到三里河、不記店名藥舖內做夥計、每月得工食京錢六千、因他常在外嫖娼、身生瘡毒、被藥舖逐出、他就雇給順城門外街道上打更、其時我外祖已死、黃村衙門書吏缺底頂與別人、每年給我外祖母京錢五十千、後來那頂缺的不肯給錢、我外祖母在南路廳控告、要將書吏缺底歸還我舅舅充當、南路廳批准、我舅舅就接充了、有一年多、因渾河辦工私折夫價、被本官查出革退、就在黃村將所折夫價做本錢、同他大姊夫崔老夥開茶館、約有半年、他終日賭錢虧輸折本、崔老不依將他攆了、他就偷扒邊墻出口、到熱河投在汗巴六人處管布達

趙普像

（南薰殿歷代聖賢名人像之一）

拉石作工程、得了些錢、回到黃村、每日吃喝嫖賭、把錢花完了、就上蘇州、找着他三姊夫施姓、替他轉荐到四府糧道衙門當長隨、後因本官丁憂、他跟了丹陽縣知縣、又因知縣解銅去了、他到江寧一路、替人醫病、賺得錢文、隨手花費、後來不能存活、雇給糧船上拉縴、回到通州、這是我聽見外祖母說的、其時我九歲在離家一里外之瓜地看瓜、他從通州來到宋家莊、面皮黑瘦、頭髮未薙、身上衣褲都不全了、他因從前出門時、曾認識我面貌、就叫我小名、說傻子、你舅舅來了、我因不認得他、只說他是個花子、他說你告訴你娘、並你外祖母、就道我眞是你舅舅了、我回去告訴我外祖母、拏了一套衣褲、同我父親到瓜地給他穿了、回到我家住了幾天、上京來至順城門外、向素識的旗人平老二雀鳥舖內、賒了鵪鶉、在街上挑賣、後來有西安門內光明殿地方姓王的老爺、聽說是做過將軍的、因買鵪鶉認識、看他的相、說他有出息、交給他京錢一千吊、夥開雀鳥舖、他娶了一個女人、仍舊混花、把本錢花光、那時王老爺死了、王少爺本要將他送官、他再四懇求、纔饒了他、攆了出來、在宋家莊租房、居住數月、因他女人身死、他往鄭家口討鵪鶉賬去了、至嘉慶十一年方回、我母親因我父親已故、叫他住在我家照料家務、是年五月董博望、引他拜宋進耀爲師、入了榮華會、那坎卦教首是郭潮俊、十三年間、他在家教書、（接第二版）

明唐寅梅竹扇

（小傳詳見本刊第四期）

清方琮松閣聽泉

因同會的陳茂林、被陳茂功在保定府告發牽連杖責、所有坎卦頭目、宋進耀、宋進會、劉呈祥、俱已充徒、郭潮俊亦不能辦事、說我舅舅命大、讓他做了教首、會內的陳爽來給他磕頭就相好起來、這牛良臣聽說是滑縣的書辦使用了錢糧銀子、縣裏拏他、逃到保定府在酒舖裏做夥計的、我舅舅於結案後、帶他回來、荐到新莊教書、那主人不記得是蘇姓、是陳姓、因學生不懂他的口音、將他辭出、他聽見滑縣把他兒子收監、央我舅舅到京城裏、不知在何人處、求得了一封講情的書子、給他帶回滑縣去了、這是十四年春天的事、以後我舅舅常往雄縣找劉進亭、往固安找李五、他二人都是坎卦頭目、因講理講不過、我舅舅十分信服、李五家裏有錢、常給他使用、那時陳爽、引他侄兒陳文魁來見我舅舅、來往甚密、我舅舅就把李五送來的錢、替他們做衣服、不時同著打野猫、十六年二月我舅舅、帶了支進才、並已故的孫九、往滑縣找着牛良臣、就認得了牛良臣的聯襟馮克善、並馮克善的表兄李文成、到四月間方回來、去都是步行、五月間又帶支進才步行往滑縣傳教收徒、七月間騎了一個驢子回來、說驢子是教內徒弟送的、並有敬信他的人、送給銀錢做盤費、九月間又騎了驢子、帶同李得支進才往滑縣一次、十月間帶了一頭騾子回來、說騾子是一百十吊錢買的、並說李文成是震卦、馮克善是離卦、他同馮克善離坎交宮、他該做聖人、馮克善該做天師、同幫李文成做人皇、他們三人結了弟兄、相好得狠、十七年正月又坐了陳爽家的大車、帶同陳爽、陳文魁、支進才、前往滑縣、於清明前後帶了一匹青馬回來、並帶有一個紅匣約一尺長、六寸寬、四寸高、那匣內裝著銀子、說是李文成們送給的、那馬是李文成的徒孫送的、他回家後、就在我家前院另蓋房子、雇我妹夫安住做飯、不同我們吃飯了、十一月間李文成於黑夜來到他家說了些話、本年正月馮克善也到他家、他問馮克善收了多少徒弟、

方琮、字黃山、山水宗大癡、曾從張宗蒼學畫、故高宗題琮畫詩有「畫家筆法學宗蒼」之句、

馮克善說有三百、七月間有宛平縣頭役大眼周三、送給轎車一輛、初十間他坐了轎車叫陳文魁騎頂馬、陳爽跟班、支進才趕車、又往滑縣、於八月十六回家、廿日以後、他同陳爽陳文魁上京、來見太監劉得財、高廣福、回來時、我聽見說太監給了一錠銀子、他買了三件月白綢小棉袄、自己穿了一件、分給陳爽陳文魁各穿一件、又聽見他對劉呈祥說、已經派定了劉得財在東邊、高廣福在西邊、劉呈祥說准麼、他說准的、我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話、九月初一二他在屋裏同陳爽們說、陳爽是頭、陳文魁是幫辦、叫劉呈祥催人、我在窗外聽見的、因陳文魁出來拏茶、我就跑走了、初九日一更時分、他同陳爽劉呈祥在屋裏說話、我同賀起雲在窗外聽見、他說陳爽進東華門、陳文魁進西華門、到了裏面都聽陳爽吩咐、又問劉呈祥、說你僱的人怎麼了、劉呈祥說十三四都到、十三日我又在他門外聽見他告訴劉呈祥說、我起初原想派你們開彰儀門接應河南的人、陳爽勸我說不如進紫禁城的近便、所以我改了主意、你想好麼、劉呈祥說是這個近便、十四日我見李得、劉進亭、都到他家、說所帶的人都在黃村一帶住宿、明早進京、又聽見陳爽、陳文魁們、都帶人先進京了、十五日早上我舅舅出門一次、早飯後回家、叫我們打鈸吹號筒、他打鼓板、晌午後、他要睡覺、吩咐我們、說若有人來、就叫醒我、起燈時、他醒了叫我們各自睡去、十六早起祝林們回來、同他說了幾句話、他悶坐著、吃了一日的烟、到晚上叫劉福受們打更、並說倘有人來、即刻告知、十七黑早、我起來出恭、見官人將他拏住、官人見我就一併拏了、至於他從河南來的銀錢、我只見他買穿的吃的、隨時花用並未聽說開店舖做買賣等事、他向來交易往來的是興裕號糧食、錢舖萬興號、布舖興裕、掌櫃的三人俱是山西武姓、萬興掌櫃的、是山西雷姓、王姓也是山西人、又有一個姓王的、是趙村人、兩個舖子都開設在黃村、我舅舅賒取物件、是出摺子打發人去拏的、到還賬時是他自己去的、今年五六月間萬興王姓曾對我說、你舅舅該布賬錢五六十千、叫他早還能、因我們與萬興交易、在我舅舅討賬的、我舅舅是否有銀錢存在兩個舖內、我實不知道、他素日總是勸人入教、口能舌辯、人都說他不過要人的銀錢、說是種福、將來一倍還十倍、就信了給他的錢、我也從沒有見他還過、他又向人說、能知吉凶也沒見什麼應驗、（接第三版）

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　一本院最新出版物　祝枝山書曹植詩一冊定價二元　宋朱鋭赤壁圖一冊定價二元　宋李嵩搗衣圖（故宮一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

清郎世寧百駿圖卷之三　（小傳詳見本刊第三期）

他也並不會武藝、我記得今年六月底劉呈祥帶了河南一個人來說那人武藝狠高、刀砍鎗扎俱不能傷、我舅舅說何不試試、劉呈祥不叫試、這是佛法、不是頑兒的、只勸我舅舅跟他學、我舅舅不肯、說我這裏不動刀兵、是神仙之路、那個人住了幾日、就回河南去了、我舅舅待同會的人、並不利害、從沒有行強打

架的事、人有不是來告訴他、他不過傳到這人嘖斥幾句、那人不敢回說、只是磕頭、只是向來掌教的規矩、他相好的除了陳爽們還有一個獨石口的都司曹綸稱呼曹三老爺、說是漢軍人、住在西單牌樓報子街路北成衣舖西首、我舅舅曾教我送炭、到過他家的、他是我舅舅拜把子的兄弟、有四十一二歲了、他兒子曹福盛、曾帶一個將軍家裏大管家的王姓來拜我舅舅爲師、我舅舅在家每日喝酒吃菓子、天氣暖的時候、愛打洋琴、彈弦子、叫我同他乾兒子們吹唱、冬月天氣就出外打野猫、他向愛嫖賭、自從掌教、據他說不嫖賭了、我近日雖沒見他賭錢、却不知道他嫖不嫖、他現在這女人趙氏、本是田老三的妻子、田馬兒的嬸娘、同在一教、我舅舅先曾見過、後來田老三死了、我舅舅對劉呈祥的女人說、做了一夢、夢見與趙氏有夫妻之分、劉呈祥的女人告知趙氏、那趙氏說我也做過來、同他一樣的、就許定了、娶來後、隔了幾天、他前夫所生女兒三姊也來了、還有一個二姊、嫁在高姓不肯來往、今年正月我舅舅備了些首飾衣服去接他來走動、他來時、同我舅舅舅母並三姊都是一炕睡覺的、他三個乾兒子那田起金、賀起雲、是因他給看好了病、認他做乾爺的、祝秉仁係祝顯的兒子、因相好認拜的、常在他家吃飯、他也曾給過零星衣物、那三人是同陳爽們在外間屋裏睡的、他同陳爽們商量謀反、將他乾兒子、並我攆出在門外、我們聽見他對劉呈祥說、我乾兒子並外甥、係年輕之人、恐他口嘴不穩、不用帶他們進城、河南人來時、叫他繫上白布、往前迎一迎、就是了、這話我母親也曾告訴過我的、是實、（按此未注明何月日或亦係十月十六日之供詞）（未完）

繪事雜錄（續）

鄧椿公壽畫繼（續）

馬賁　河中人、長於小景、作百雁百猿百馬百牛百羊百鹿圖、雖極繁夥、而位置不亂、本佛像馬家、後寫生馳名於元祐紹聖間、

周曾　不知何地人、與馬賁同時、老高於賁、又長山水、（接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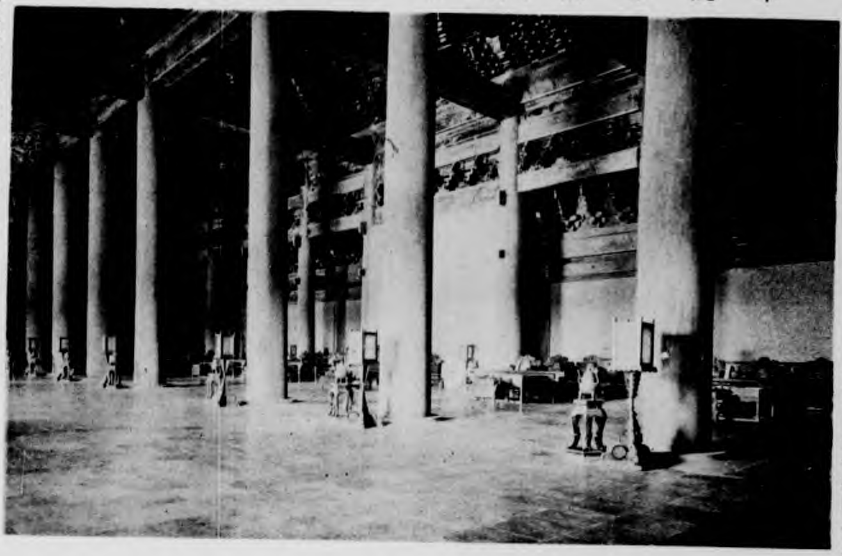
段吉先　不知何地人、無咎有題其小景三絕、
李達　京師人、尤長於位置、好作沙汀遠岸、含蓄不盡之意、一時妙手也、
劉浩　居華陰、愛作雪驢水磨故事人物多布敘景綴、意象幽遠、筆法輕清也、
楊威　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必告之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鄧椿公壽畫繼續完）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

孫位者　東越人也、僖宗皇帝車駕在蜀、自京入蜀、號會稽山人、性情疎野、襟抱超然、雖好飲酒、未嘗沈酩、禪僧道士、時與往還、豪貴相請、禮有少慢、縱贈千金、難留一筆、唯好事者、時得其畫焉、光啓年應天寺無智禪師、請畫水石兩堵、龍水兩堵、寺門東畔、畫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堵、昭覺寺修夢長老、請畫浮漚先生松石墨竹一堵、倣潤州高座寺張僧繇戰勝一堵、兩寺大王部衆人鬼相雜、矛戟鼓吹、縱橫馳突、交加戛擊、欲有聲響、鷹犬之類、皆三五筆而成、飛鸞走獸及弓弦斧柄之屬、並掇筆而描、如從繩而正矣、其有龍拏水洶、千狀萬態、勢愈飛動、松石墨竹、筆精墨妙、雄壯氣象、莫可狀述、非天縱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與于此耶、悟達國師請于眉州福海院畫行道天王松石龍水兩堵、不知其後有何所遇、改名遇矣、景朴者、蜀人也、蜀廣政年、輒于應天寺門西畔畫西方天王及部從兩部、以對孫遇筆、識者比之涔蹄巨浸、未萬分之一焉、盧謏後人、因附而正之、

趙公祐　長安人、寶歷中寓居蜀城、工畫人物、尤善佛像天王鬼神、初贊皇公李德裕鎮蜀之日、賓禮待之、自寶慶太和至開成年、公祐于諸寺畫佛像甚多、會昌年一例除毀、唯存大聖慈寺文殊閣下天王三堵、閣裏內東方天王一堵、藥師院師堂內四天王、並十二神、前寺石經院天王部屬、並公祐筆現存、公祐天資神用、筆奪化權、應變無涯、罔象莫測、名高當代、時無等倫、數仞之墻、用筆最尚、風神骨氣、唯公祐得之、六法全矣、（未完）

本院分院（清太廟）前殿內部



碧玉雕山水人物山子

孤本名劇

鼎峙春秋（續）

第一百零八齣　計取樊城（續）

（從下場門下曹仁李典引衆軍卒從上場門上曹仁白）渡過河來、又渰死大半、李將軍你我且逃到樊城、再作計較、（行科仝唱合）聞風望影、無地可偷生、無地可偷生、（場上預設樊城科軍卒白）啓元帥已到樊城、（周倉引衆軍戰科曹仁等從下場門跑下關公白）收兵進城、（衆應作進城科下曹仁引衆軍從上場門敗上白）不好了、樊城已失、如何是好、（李典白）元帥且到許昌、報與丞相便了、（衆作遶場科仝唱）

【又一體】　設計偷營、誰知又損兵、心驚不定、進退遭坑穽、又無救應、怎把旂鎗整、（合）料難逃命、前行莫暫停、前行莫暫停、（內喊科曹仁跌撲科從下場門急下小軍將官趙雲張飛徐庶引劉備從上場門上衆仝唱）

【朱奴剔銀燈】　早算就伊輸我贏、也只在中權後勁、旌旗飄揚鼓角鳴、取樊城須臾砥定、（扮報子從上場門上白）啓上主公、二將軍已取樊城、曹仁敗回許昌去了、（劉備白）知道了、（報子仍從上場門下劉備白）軍師好神算也、（徐庶白）全仗主公洪福、與我何功、（劉備白）衆將官就此擺隊入城、（衆應遶場科關公周倉等作出城迎接仝進城下隨撤城科軍士將官劉備關公等從上場門上仝唱）神明軍師智能、方信道囊錐脫穎、

【尾】　軍聲歡沸鞭敲鐙、拓地開疆在俄頃、從此萬里鵬摶第一程、（仝從下場門下）

第一百零九齣　行闈中箭

（扮軍士執旗衆將官執鎗衆扮程普黃蓋周泰韓當凌統甘興霸蔣欽陳武佩劍呂範呂蒙喬元諸葛瑾張昭魯肅孫靜孫權引生扮孫策佩劍從上場門上唱）

【北點絳脣】　虎韔懸腰、龍泉出鞘聲名耀、江左英豪、誰贈重瞳號、（白）熊羆矯矯振江東、旌旗攸攸捲寒風、覇業垂成年正少、猘兒誰敢與爭鋒、（坐科白）吾孫策數年已來、威鎮二江、地連六郡、甲將雲屯、倉儲山積、尉耐曹操那廝、陽結姻盟、陰圖節制、我每欲襲取許昌、勦除此賊、不料吳郡太守許貢上書、曹操欲削我兵柄召赴京師、雖然獲得私書、將貢絞死、至今猶自恨恨難平、爲此率領將士、往西山較獵一回、以消悉悶、子敬子布、（本齣未完）